

● 漆宇勤

偷青

● 漆宇勤

过了正月十四就是元宵了。但在元宵到来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多情绪要宣泄。

吃过晚饭，昏暗的灯光下，屋场里平时经常在一起拉家常或玩闹的几个人都过来了，先是坐在那闲聊，不时偷偷地笑。等外面漆黑一片时，便有人打开了门，轻轻吆喝一声，大家就心领神会地走了出去。气氛有些神秘，似乎有重要的事情即将发生。家里大一点的孩子想跟着一起去，看看大人们究竟去做什么。但是不行，他还得守在家里陪着更小一点的孩子——他们不被允许参与，而是被告知，在家里烤旺了灶膛里的火，开始炒菜，原料就是刚才进屋时大家手中带回的各色蔬菜。心急的人等不及了，索性将沾着黄泥的萝卜去掉缨子，整个埋进了火热的柴灰里。不多时取出，像烤红薯一样剥着皮吃。过一会，灶上忙碌的人也停下来，大伙围拢来，一边吃着蔬菜，一边大声说笑，笑话某人“刚才在田埂上摔的那一跤有没有将屁股摔成两半”。在乡下的岁月，四五好友一起在深夜吃着如此丰盛的消夜也许一年也就这么一天吧。而过了这一天，说不定昨天夜里在田埂上的一次拉手，或者是火塘边分享的半个萝卜，可能就会在某两个年轻男女间衍生出新的故事来。

第二天清早起床后，村里人无一例外都会去自家菜园察看。看见被踩踏得歪在那里的一棵卷心菜，赶紧扶好，培上一点土。有被拔掉扔在菜垄旁的青菜，就弯腰拾起，带回家去。大家看后都不说话，只有极少数几位年长的老人，心疼菜地被糟蹋得太厉害，才会嘟囔几声“作孽”，但也不会深究。这种表现，与平时很不一样。大家都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但是都心照不宣。

这样的安静，让昨晚摔了跤的人们很有些失望。仿佛是辛苦了半夜，没有得到半点回报。要知道，他们可是一大早就竖起了耳朵在那里“听声”呢。所谓“听声”，是指头天夜里到别人菜园偷了菜的人，在元宵节的早晨便恭候菜园主人的破口大骂，说是主人家骂得越凶，挨骂的人这一年的所有灾祸就会被驱赶得越彻底。为了得到这顿骂，他们头天晚上还专挑那些刻薄泼辣农妇的菜园里偷。但菜园的主人也不傻，他们心平气和，尊口紧闭，牢记乡间流传的“在这一天骂人者将承担被骂者一年的坏运气”这一说法。

这，就是发生在赣西农村的“偷青”故事。事实上，这种“偷青”祈福的习俗曾广泛流行于南方各地，有的是在正月十五夜。偷了青葱人聪明，摘了生菜招财更……这一习俗的起因，有的说是为了让年轻男女有更加自由狂欢的机会，有的说是农村每年忙碌的农耕生活开始前的一次放松，有的说是让人们更加宽容那些因生计而偷别人粮食的人。

在我印象里，“偷青”习俗在我所居住的那个小山村应该一直延续到了上世纪90年代。可是就在昨天，当我为印证一些细节而在本地人的一个网络平台上咨询那些与我年龄相仿或更大一些的朋友时，一百多个人的网络空间，居然没有一人记得。一瞬间，我都有些恍惚了。时间打了一个盹，仿佛只是在小城里生活了才几年（而且是每周回一次乡下），我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扎彩灯

● 蔡源霞

元宵节就要到了，父亲爱吃自家包的手工汤圆，下班后我便去超市买了糯米粉和各种馅料。自从进了城，元宵节再也没能在老家一起玩彩灯、游龙灯了，唯一不变的，就是包一回汤圆给父亲吃。

可推开家门，一串熟悉的歌声却从阳台上传来：竹篾青青，绢纸红红，扎一盏彩灯挂在院中……原来是，父亲带着我3岁的儿子在扎彩灯。父亲老了，可这熟悉的歌声却与十几年前的那首歌曲别无二致，悠悠中我似乎又回到了儿时。

那年我不过7岁，在城里工作的堂叔春节回家，给堂妹买回一盏彩灯，堂妹走到哪里都提着。白天，那灯上的画儿让我眼馋；晚上，那灯里的烛光更让我心痒。元宵节前，父亲拿出了竹篾，我好奇地发问，父亲笑道：“我再不出手，我女儿就要饿死了。”

原来，我梦中念叨堂妹的彩灯，被心细的父亲听到了。“可是，买的彩灯好看啊。”我对父亲的手艺并无多大的信心。父亲却不恼，用粗糙的大手抚着我的小辫子说：“但是，爹的歌儿好听啊。”说着，便唱起了那首好听的《扎彩灯》——“竹篾青青，绢纸红红……”不多时，父亲的彩灯就扎好了。红色的纸上，贴着金纸剪成的兰花，底下还挂着红色的丝线坠子。真没想到，这彩灯竟然比堂妹的还要漂亮。那个元宵节，我拎着那盏兰花灯不知在村里来回地走了多少趟，小小的一颗心，被喜悦和自豪填得满满的。

之后的元宵节，父亲便很忙了。村里孩子们谁不想要一个花灯呢？大人来央请父亲，父亲自是应承。那个时候，村里许多人家的院子，都是如同歌里唱着的，挂着父亲扎的彩灯。

后来日子好了，父亲的花灯就不再做了。大家骑上摩托车一会就能进城，然后就驮着许多好看的彩灯回来。

没想到的是，多年以后，父亲竟然又扎起了彩灯。“我无意中唱起了这首歌，宝宝便问我什么叫彩灯，我也没事，便扎给他看。”其实，父亲哪里是无意中唱起这首歌，分明是想起了从前的那些美好。

(图片摄影 李实刚)



耍龙灯

地瓜元宵

● 梅子

元宵，又叫“汤圆”，在我山东老家还有许多别称，如“面茧”、“粉果”、“元宝”、“汤饼”等等。儿时期盼过元宵，热闹倒是其次，关键是在这一天可以吃到又香又甜的正元。

小时候，家在农村，没有闲钱，别说去商店买成品的元宵，就是买点红糖都是奢侈的事。那年元宵节，父亲去镇上的供销社买了一斤红糖，挂在自行车把上，进村时，纸包的那袋红糖竟被村头柴火垛里伸出的树枝给戳破了，散落了一地……

母亲在家已经和好了元宵面，却等不来糖，我们姐弟几个又围着母亲嚷嚷着要吃元宵，母亲的眼泪便“吧嗒吧嗒”地掉下来，父亲一言不发，只顾蹲在堂屋门口抽烟。奶奶看到这场景，以为是父亲在欺负母亲，拿起鸡毛掸子就假装要打父亲，父亲被奶奶追得满院子转圈儿：“糖撒了，娃们过十五都没得元宵吃，我哪还有闲心欺负婆娘哟！”

奶奶听完整原委，数落了一顿父亲，便放下鸡毛掸子，找来一些地瓜，去了皮洗净，切成小块，倒入锅里，

煮熟后再装入一口小缸，把缸口封死，经过个把小时的发酵，再用一块做豆腐用的纱布把地瓜的渣滓过滤掉，然后，将汤水放在锅里继续加热，等水分蒸发完了，锅里的汤水就熬成了糖稀。

奶奶把冷却的糖稀揉成花生米样的小块，在上面撒一些芝麻和豆沙，放在糯米面上滚来滚去，又大又圆的元宵就这样做成了。不待元宵下锅，我们就有一股甜意涌上心头，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元宵刚一出锅，我和几个弟弟便不顾元宵的滚烫，用手捏着就往嘴里塞，刚一咬破元宵，那甜蜜就在嘴里弥漫开来。慈祥的奶奶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一边不停地嘱咐：“慢点吃，慢点吃，别把舌头也咽了……”

后来，每当想起奶奶做的地瓜元宵，我心里便洋溢着一种幸福。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奶奶，奶奶不但没有因为生活的贫寒让我们省略了过节的细节，还让贫穷在我们幼小的心里升华成一种满足和快乐。

正月十五去游灯

● 施立松

春节刚过，街头卖对联的铺子，就换成了花灯。花灯能唱会转，造型有花鸟鱼畜。轻轻一按开关，花灯就在音乐里或绽放，或舞动，或轻摇。年幼的孩子，路过就挪不开步子了，离开时，手中必举着一盏两盏。

我小时候，没有漂亮的花灯，甚至连普通的灯笼都买不起。但在元宵节，我却能酣畅淋漓地过一把游灯的瘾。母亲会慷慨地拿出珍贵的煤油、棉花和蜡烛，父亲更是加入到制作灯具的行列。

我居住的海岛渔村，家家户户都有点三官灯的习俗。三官灯又叫光明灯，三官为水官、火官、天官，即福、禄、寿，主祈福、求功名、延寿、求财。再穷的人家，也不会省下一盏竹制、贴纸、写着“三官”字样的灯。记忆中，我家的三官灯油纸破了，灯一点，就筛出千万个小孔，没钱换新的。第二年，只是拿一张张小纸，在破损处补一补。元宵晚上，母亲总是让我提着，加入到小伙伴的灯队中，快乐地在村里游走。直到有一年，我不小心跌了一跤，灯笼倒了，火舌一口一口舔去了灯上的油纸，视若珍宝的三官灯，即刻化为灰烬。

第二年，我便和哥哥一起早早为元宵做准备——遍地寻找空罐头瓶。那时，罐头可是稀罕物。

在欣喜若狂地捡到一个后，哥哥们便找来铁丝、竹棍，在瓶上扎出两个洞，用铁丝穿过，再把铁丝缠在竹棍上，在瓶里放上棉花，倒上煤油，点上火，一个可以提着跑的火桶就做成了。

如果没有罐头瓶，我们也有绝招。菜地里的球菜都收走了，剩下一个个火炬形的菜头，我们就找到最大的，拔出来，削去根须，用刀尖掏空梗心，掏成像甜筒冰激凌外壳的形状，再在下面或旁边钉个把手，把蘸了煤油的棉花放进去点燃。人手一个，高高地举起来，像一个个小火炬手。

元宵节晚上，天还未黑透，我们或举着火炬，或提着火桶，排成一列，在乡间小路上奔跑着、疯玩着。黑暗中，左边的村庄，右边的村庄，都有一条条火龙在蜿蜒游走。火龙时而成五角星，时而像展翅高飞的老鹰。

元宵节后的三天，小伙伴们都会跟别村的火龙比着变幻的花样。比赛纯粹是自发的，没有事先约定，也不知道对手是谁，但这比赛，却让我们年复一年醉心于元宵游灯，直到长大，离开村庄。

现在，农村元宵节的内容更丰富了，有马灯队、有迎火鼎、有舞狮舞龙，但奇怪的是，队伍中几乎都是大人，更多的是老人，小孩子们却很少看到。



花样高跷

滚冰

● 钰著

“正月十五骨碌冰，骨碌骨碌腰不疼”。在我的家乡内蒙古东北部以及黑龙江部分地区，元宵节有一个风俗——滚冰，在冰上打滚儿。家乡人认为，滚冰能滚掉身上的病气、晦气和灾气。一切不吉之气，只要在冰面上一滚，便都被冰雪沾去了，春天冰雪一化，就被河水冲走了。

滚冰活动一般在晚上8点开始。人们吃完元宵，看完烟花，便全家老小带着爆竹、彩灯以及油拌的锯末，成群结队地来到附近的江畔。江边的冰雕、彩灯让人目不暇接，在灯光的映衬下，通透的冰面幻化成了炫彩的大舞台。

大人们将蜡烛点燃，孩子们提着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灯笼，在河面上摆出各种造型。老人们将油拌的谷糠、锯末每隔数米一堆摆成一条长龙的形状，然后将它们点燃。在五彩缤纷的礼花下，在诗情画意的江面上，人们无拘无束、如痴如狂地滚着，开怀的笑声汇聚成痛快、欢乐的海洋，壮观的场面感人至深。

在皓月当空的夜色中，在美丽的江面上，人们忘情地滚着，企盼着——滚去烦恼，滚除百病，滚来吉祥，滚来好运。

仪式与传统

● 钟小武

“我们下去吧。”母亲轻声对我说，脸上挂着祥和的笑。看着厨房大碗里插着一双筷子热气腾腾的整鸡，我心里陡然多了一份敬畏。我双手郑重地端起大碗，母亲右手提着一个木凳，左手拿着一封鞭炮，一起乘电梯来到楼下。

今年的除夕格外冷，但却挡不住春节如期的欢快脚步，挡不住我们为欢迎这脚步而奉献出心底的真诚。选好地方摆平木凳，大碗轻轻放在上面，点燃一束香，插在木凳前面的水泥地面缝隙里。一切准备好后，我就把鞭炮点上，噼里啪啦的声音即刻响彻四方。母亲低着头，站在一旁默默地祈祷。我看着那一个个蹦蹦跳跳的爆竹，思绪随着烟火飘到了远方的乡下老家，飘到了老家的那栋老屋，门前的那口池塘，不远处的那口深井，深井外的无边田地，还有村后的那片山林，山林后面的那片坟地……多少年的青春时光曾挥洒在这个个熟悉的地方，多少汗水浇灌过路旁青青的小草，多少欢笑笑语生长成了一朵朵洁白的油菜花……

“谁在放鞭炮？怎么今天早上就放鞭炮？”邻居充满了疑惑。“我们老家的习俗，大年三十早上，要搞祭神仪式，迎接新春的到来。”我高兴地回答他们。说完，我内心立即升腾起一丝得意与自豪，骄傲地把他们的话当作是一种羡慕。

在乡下老家，每年这时候，家家户户都在进行着同样的祭神仪式，鞭炮声不绝于耳。小时候不是很理解其中的含

义，只知道年三十早上鞭炮一响，就是真正过年了，而且心里总以为这简短的仪式有些迷信成分。

现在想来，当我们吃喝上美味佳肴，过上祥和安定日子，以最大的敬畏之心来感谢神灵恩赐，以最大的热忱邀请天地神灵和先祖与我们同饮共食，以最大的诚意祈祷来年的幸福生活时，我们就是要以这种古老而简短的仪式来提醒自己用心去体会、感恩、祈祷。如果你没有主动地去做一些与节日有关的仪式活动，那你只是被时间之神带到了节日，而如果你把自己融入到节日的仪式与活动中，那么，喜庆的节日就是你带到这个世界给亲友的最好礼物。

传统有时是祖辈父辈的代代相传，有时也是晚辈的主动参与和诚心接受。许多人没有接受这些传统，是因为有些人自以为接受了现代西方文化，根本就不喜欢、不需要这些传统；还有些人来到城市谋生，没有和父辈在一起生活，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参与，因而也就没有机会来理解传统的意义。他们理解不了除夕不仅仅是一个吃上美味年夜饭的节日而更多的是一个怀念过去、展望未来的重要时刻，是一种感恩与祈祷的内心仪式。

遵从传统有时就是一种思想皈依和文化认同。过春节、闹元宵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风俗，在现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要让它成为全民经久不衰的文化符号，仅仅让大家被动地参与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通过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让人们主动地去“过”，主动地参与到诸如贴对联、祭神祭祖、逛庙会、看花灯等传统民俗活动中去，把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特点继续传承下去。



桨声灯影秦淮河

秀才人情 键一碰

夸几句，让我无比满足。

后来一张张自制实在忙不过来，就只能批量生产了。自己设计样稿，印上自己拍的旅游照片或收藏的青花瓷盘，内芯是随手写来的歪诗，送印刷厂用再生纸印上一两百张，轰隆隆散发出去。花点小钱，却也省事多了。

但自从进入新世纪后，这种盛况不再了，收到的贺卡一年比一年少。一两张、三五张，使我陡然产生了一种故交零落的凄凉感。其实朋友还在，而且更多，只是大家都好像比以前忙多了，没时间寄卡了，要他煞费苦心写点带有诗意的文字，比写财务报表或年终总结还要让人烦。更好像，大家成熟了许多，不屑再玩这种小资情调的东西。于是，电子文本的贺卡横空出世，通过伊妹儿发过来。

有几位搞美术的朋友，电子贺卡是自己设计的，有个性，相当出彩。不搞美术的朋友也可在网上下载几张，鼠标一点，来了。如果嫌发伊妹儿麻烦，就发手机短信算了，拷贝的文字除外，还有符号组成的图案。比如前几天我就收到了好几只老虎，一只一只传神。用简单符号设计图案的人，真有想象力啊。

中国古时候有一句话：秀才人情纸半张。现如今，半张纸也嫌厚了。回车键清脆一击，一份感情就像你叫的外卖，热乎乎地送上门了。如果群发的话，那种随手一挥的豪情，不亚于团购啊。标准化的感情就这样被批量生产出来了，让都市人轻松地享受，同样可以起到逗人一笑的效果。



第 1704 期

电话：(0791)6849102 传真：(0791)6849231
E-mail: liuyijiang2010@126.com